

◆ 书与人

读书人的幸福

刘文康

变得缥缈缥缈，书页的投影也显得朦胧虚幻了起来。

升初中以后，家里的“藏书”已经不能满足我的兴趣，我开始踏足学校的“图书室”。这所乡村学校当时并没有一间正式的图书室，也没有一位专门的图书管理员。那间被我称作“图书室”的房间其实是一间废弃的杂物房，隔壁是历史老师的办公室。某次，我去给老师送作业本的时候，发现了这间杂物房，敲着门而没有人，墙角居然堆满了书本。在征得老师同意后，我常常趁着自习课和体育课的自由活动时间躲到这里读书。

这个墙角的书真是香极了，比我家里的书好得多，每一本都是崭新而完整的，一点也没有被老鼠啃坏，而且种类特别丰富：有故事小说，有名人传记，有连环漫画，有科普读本。每次我躲进这间书房来，便觉得自己像一个正在修炼武功的少年意外发现了藏经洞，那墙角的书本全是厉害的武功秘籍。

就是在这段时间，我读到了《红楼梦》。虽然当时的我对这本书中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精巧的写作技巧体会得不深，但多才多情、多愁善感的黛玉，八面玲珑、聪明机智的凤丫头，宽厚温柔、腹有诗书的宝钗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常常在日记本上抄录书中的诗词佳句，私下反复吟诵。

记得初三那年语文联考，作文让我们围绕“生命的芳香”展开话题，还提示说当你追想那些远去的生命，你会发现斯人已逝，芳香依旧。我构思以后，在作文里把黛玉比拟为芙蓉花，把宝钗比拟为牡丹花，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文章。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我每次写作思路通达的时候，总会暗暗感谢自己平时读过的那些书。

后来，我到市里读师范，湘中图书城就成为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宽阔的大厅，按照书籍的类别铺开几十排书架。我最喜欢去的是文艺类的区域。在那里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的书籍依次排列，令人目不暇接。在晴好的周末，我常常带着一些名家的做法，自己带上两个包子，步行到图书城去待上一天，自在地在书山文海中游目骋怀。那时候，我最爱读小说，至今记得自己为《穆斯林的葬礼》着迷的画面。这本书笔调诗意，语言优美，讲述了回族琢玉人的家族故事，令我久久回味。

当然，在湘中图书城免费读书是划算的，如果要买书的话，大家更愿意到魏源书市去，那是一个广受欢迎的旧书市场。从街口进去，一条长坡马路的两边挨挤着数十家篷顶门面，里面的书籍新旧夹杂，直接从门口一叠一叠地堆起来。买书人想走进去看看，抬脚转身都要小心，指不定就会把哪摞书碰倒。这里没有空间留给人慢慢品读，但书的价钱很是实惠。读书人买书首要的是能读，旧一点并不要紧，况且价格上省去大半。再旧一点的书，店铺还会做特价处理。我和友人最爱去这样的特价摊淘书，蹲在路边，一本一本地挑，十几元就能买上一大袋，使人心满意足。

参加工作的第一年，我发现学校宿舍后有一方露天小阳台，阳台下围了一堵红砖墙，围墙外是一片青瓦尖顶的老式民房，民房之间点缀生长着许多泡桐树。人家都嫌这阳台简陋。我用报纸将泛了青霉的外窗台糊了，便算书架；老旧的木课桌用毛毡铺了便是书桌；烂得抽了条腿的边黄色塑料编织靠背椅用小绳子收一收，垫上小布毯，放在书桌后，便是现成的休闲椅。我在这一方小阳台上，每日坚持诵读《诗经》，几个月下来，越发觉得心性安定。读书于我，并不再只注重追求新鲜故事、了解趣事秘闻，而成了一种生活的习惯，一种人生的姿态。

前两年我在长沙的时候，常散步到乐之书店去读书。每次只要走进书店，看着满目琳琅的书本，就感到无比舒心。哪怕只是将每排书的书脊轻抚一遍，看看上面的书名书封，都会让我感到一种和广大世界、广阔天地相触相望的畅快。乐之书店的很多书都提供了试读本，可供读者自由取阅，所以我也常在那里精心选一本书，选一个幽静的座位，沉下心来慢慢品读。当你读完一本好书，甫一抬头，但见满屋灯光洒落，隔窗草木苍苍，那是一种独属于读书人才能领略的幸福。

（刘文康，邵东人，湖南省作家协会教师作家分会会员）

非学无以广才
非志无以成学

隆回二中高—2430班 彭欣瑶

“剑虽利，不厉不斩；材虽美，不学不高。”学习是人类从外界获取知识、技能、经验的过程。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的《邵阳院士》一书中，院士们的精神照亮了我的学习之路。

山川有界，学海无边。学习者的征程注定漫长，注定要付出汗水与泪水。“读不在三更五鼓，功只怕一曝十寒。”只有持续付出努力，我们才能真正学习到知识。忠毅拙诚、气象报国的戴永久院士说：“我在科研中最大的感想就是一定要静下心投入到自己想要的领域，往世界顶尖的地位不断靠近，方能有所收获。”囫圇吞枣，妄想照本宣科便能博古通今；或是一曝十寒，以为行心血来潮之举便能在知识的道路上突飞猛进，都是异想天开的。在学习的过程中，坚持深入是必须的。我们要增强科学探索的好奇心，立志为党成才、为国奉献，学习院士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

时代大潮浩浩汤汤，唯有乘势而上，中流击楫，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邵阳院士李国杰率领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队伍，仅仅用两年的时间，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款高性能通用CPU“龙芯一号”。中国人在曾经被视为禁区的通用CPU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如果我们能突破惯性思维，不断尝试用新的方式想问题、用新的视角观万物、用新的思路梦未来，更加广阔的新世界便会向我们张开双臂。我们要增强科学探索的好奇心，立志为党成才、为国奉献，学习院士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祖国哺育了我们每个人，亦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归属。院士唐守正谢绝了加拿大一所高校的挽留，按期回到祖国。他说：“在外国无论生活待遇有多么优越，但总觉得是在给人家干活，回到祖国才觉得是给自己干活。”正是怀揣报效祖国的情怀，秉持着执着与坚守、严谨与求知的科学精神，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奋斗在林业科研第一线。我们要增强科学探索的好奇心，立志为党成才、为国奉献，学习院士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

（指导老师：卿海逸）

专注自我
坚定前行

杜雨乐

在布满繁星的夏夜，蝉于树丛间长鸣，萤火虫灵巧地穿梭在篱笆旁的绿叶间。在风儿轻轻的夜，一个男孩静静地坐在屋前，任思绪飞扬。从邵阳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城镇，走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卿凤翎院士用了几十年。慈父严母的家庭成长环境和淳朴亲切的乡亲们，给小时候的卿凤翎带来深刻影响。他说自己继承了母亲的安分和韧性，以及父亲的开朗豁达。

从娄底师专毕业后，卿凤翎不甘于平庸，毅然决定考研，自此他将勤奋好学贯彻在长久的学习生涯中，并于1992年进入了美国纽约从事药物化学研究。但当他接到上海研究所老所长的电话后，卿凤翎毫不犹豫带着妻子回国了。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改变并没有让他感到

落差，他只是一如既往投身于科学研究中。工作之余他以书为友，很少应酬，读书是他唯一的爱好。在这个爱好中，卿凤翎肆意畅游，不断丰富自己的内心。

“我的心很安静。”他的这句简短的话，却在我的内心深处投下一枚泛起层层涟漪的石子。如今，纷乱多变的复杂环境很容易让我们迷失本我。事实上，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还是做其他事，我们都需认清自己的目标，虚怀若谷，戒骄戒躁。

只因为热爱与执着，卿凤翎院士把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科研工作中，在相关领域不断实现突破。卿凤翎院士在取得巨大成就后，仍专注自我，坚定前行。

新时代青少年在仰望星空的同时，也要脚踏实地，积蓄力量，等待光芒绽放！



红梅

杨盛美 摄

◆ 读者感悟

一份珍贵的记录

——读《“新时期文学”口述史》

黄田

特殊历史时期的经历，如何将那段痛苦与挣扎的岁月转化为创作的源泉，写出了《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作品。他的讲述让我们看到，文学不仅仅是文字的组合，更是对历史的反思、对人性的探索。这些作品揭示了那个特殊时代人们心灵的创伤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让读者深刻感受到思想解放的重要性。

作家卢新华在口述中谈到的创作《伤痕》的经历更是令人深思。他讲述了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自己如何敏锐地捕捉到人们内心深处的伤痛和渴望。《伤痕》以其真实而深刻的笔触，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共鸣。卢新华的口述让我们了解到，这部作品不仅仅是一个故事，

更是对时代悲剧的控诉和对人性复苏的呼唤，也让我们了解到这篇小说如何修改和发表的曲折过程。

在艺术性的展现上，这本书同样精彩纷呈。比如作家阿城的口述，他谈到创作《棋王》时，如何精心构思情节，运用简洁而富有韵味的语言，营造出独特的艺术氛围。他巧妙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意识相融合，使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读者可以从他的讲述中，了解到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如何锤炼语言、挖掘主题，从而更好地领略文学艺术的魅力。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记录者。通过这些口述，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作家们在创作道路

上的坚持与创新。

就像莫言在口述中提到，他在农村的生活经历如何成为他创作的宝藏，他如何从民间故事和传说中汲取营养，创造出属于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他的作品如《红高粱家族》，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奇幻的叙事，展现了高密东北乡的独特风情，同时也反映了人性的复杂和生命的顽强。这些口述让我们看到，作家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文字描绘出社会的百态，传递出人类的情感和思考。

总之，《“新时期文学”口述史》是一部兼具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的佳作。它不仅是对过去文学岁月的珍贵记录，更是照亮我们未来文学之路的明灯。

（黄田，绥宁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翻开《“新时期文学”口述史》（北京三联书店2024年版）这本书，我仿佛置身于一个文学的盛宴。众多文学大家的声音在耳边回响，让我得以窥探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与辉煌成就。

《“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由作家王尧精心编撰，以口述的形式记录了“新时期文学”的重要思潮、事件、论争，向我们回答了“在我们的文学史里，那些足以留名的小说、轰动一时的刊物、影响深远的会议、引发争论的讨论……它们都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此书历二十余年方才完成，记录了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文学界的历史流变。

该书通过众多文学界人士的口述，生动且详尽地呈现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脉络。从朦胧诗的兴起，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涌现，再到先锋文学的探索，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关创作者、评论家的亲身讲述。

在思想性方面，这本书犹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时代的变迁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以作家张贤亮的口述为例，他回忆起自己在

